

第十届世界和平论坛：

中日韩经济合作受阻往往是因域外国家政治干扰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胡文利 见习记者 袁洁

从今年1月开始,由中国主导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陆续生效。今年5月,美国也启动了所谓“印度-太平洋繁荣经济框架(IPEF)”,意在对冲RCEP,从战略上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崛起。日本与韩国既是RCEP成员国,也是IPEF初始成员国。

7月3日上午,由清华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协办的第十届世界和平论坛,举办了以“探索中日韩三方合作潜力”为主题的小组研讨会。三方代表认为,中日韩经济合作往往受到来自域外国家的政治干扰、战略干扰。与会日本代表和韩国代表回答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提问时表示,无论哪种多边框架,能不能让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对企业而言才是最重要的。RCEP已取得了实质进展,让参与国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而IPEF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企业如何才能从中获益,目前尚不清楚,其作用仍然有待观察。

中日韩关税减免通过RCEP达到较理想状态

中日韩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分别排名第二、第三、第十,贸易总量分别排名第一、第五、第七。中国与邻国关系最先发展起来,也最为深厚。与中国交往最密切的就是朝鲜半岛,其次是日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介绍说,中日韩GDP总量大概占全球GDP的20%以上,在RCEP成员国中,中日韩GDP占了90%左右。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日韩之间的合作都非常有潜力。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驻北京代表高岛隆介表示,在RCEP签署之前,中日韩三国就在投资贸易方面探索了多年。在2003年的中日韩峰会上,三国领导人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2007年,中日韩投资协定谈判正式启动。2012年5月在北京举行中日韩峰会期间,三国签署协定。可以说,这份投资协定是RCEP奠定的相应的基础,树立了投资保护规则的榜样。

与此同时,关于RCEP的谈判也在持续推进。从今年1月1日起,RCEP对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0国正式生效。2月1日起对韩国生效。高岛隆介表示,在取消关税和服务贸易方面,中日韩三国已经通过RCEP达到了较为理想的状态。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驻中国总代表洪彰杓指出,2015年中韩签署自贸协定后,两国已经享受到了差异化的关税减免优惠,RCEP则让中日韩之间的关税减免政策惠及更多商品和企业。以韩国高丽参为例,中韩自贸协定并没有将它纳入关税优惠范围,但它在RCEP框架内可以享受分阶段关税撤销待遇。除此之外,RCEP采用区域积累的原产地规则,RCEP成员国可以更方便地获取



7月3日,第十届世界和平论坛“探索中日韩三方合作潜力”讨论会现场。从左至右依次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胡继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驻北京代表高岛隆介、韩国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驻中国总代表洪彰杓。

区域国家之间的供应链支持,与非RCEP成员国相比具有更强的出口竞争力。

经济合作往往受到政治干扰

中日韩经贸往来不断升温之际,政治因素却给三国合作前景蒙上了阴影。在6月29日至30日举行的北约马德里峰会期间,韩国总统府经济首席秘书崔相穆甚至对媒体表示,韩国“通过中国实现韩国经济出口繁荣时代已经结束,韩国将拿出替代方案加强与欧洲的合作”。这在韩国国内也引发了广泛注意和质疑。

日本国内右翼保守势力的叫嚣也越来越响,军国主义大有借俄乌冲突“还魂”之势。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多次妄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任首相岸田文雄日前出席北约马德里峰会时妄言“今日乌克兰可能是明日东亚”,声称日本将在今后5年内全面加强防卫能力,大幅提高国防开支。众多分析人士认为,为摆脱二战战败国阴影、重塑日本的大国地位,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正在引狼入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指出,中日韩在经济、贸易、投资和民生等领域的合作,往往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例如,2005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顽固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与邻国的政治关系陷入僵局,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那一年也停办了。域外国家也是影响中日韩合作的重要因

素。上一次(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是2019年12月举办的,但从那时起,时间已过去了3年,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却迟迟没有举行,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域外国家的战略干扰。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当某域外大国的战略重点不在东亚地区时,东亚区域合作包括中日韩合作会迎来黄金机遇期。2001年至2010年间是中日韩关系发展非常顺畅、交往非常频繁、各方面成果非常丰硕的10年,那10年恰恰也是美国相对专注于反恐的10年。很不幸,从2019年到现在的这3年,中日韩合作发展相对处于空白期,这恐怕也主要是域外战略因素导致的。杨伯江分析说,

杨伯江进一步指出,邻居是永久的,盟国却不是永久的。历史上,日本曾经与英国和德国结盟,但都没有持续太久。日美同盟已经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希望它能够朝着健康、有利于地区利益的方向发展。两个主权国家不可能永远一致,邻国关系却是永久的,邻国关系比其他任何关系都更具宿命色彩。同事关系辞职后就终止了,夫妻关系离婚后就结束了,但邻国是永远搬不走的。他说,

如果中日关系能够走出目前的螺旋式恶性循环、走向改善,将是日本为世界和平作出的最大贡献。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7月3日在第十届世界和平论坛发表演讲时指出,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日本政府应再次重申“一个中国”大原则,日本政界人士不应发表可能助长“台独”的轻率言

行;中日两国应共同努力,止住中日关系不断降温的趋势,共同构建东亚共同体。

来自韩国的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也表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变革的时期,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的指导性价值观念,以免后世再遭战祸。

印太经济框架 效果有待观察

今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日本期间,宣布启动所谓“印度-太平洋繁荣经济框架(IPEF)”。根据白宫网站发布的消息,印太经济框架首批成员包括13个国家:美国、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随后斐济也加入其中。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胡继平指出,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排他意味,缺乏公平、公正,将给已经启动的RCEP合作带来政治干扰,加剧地区国家的分裂和动荡,使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更加脆弱,让正在艰难复苏的地区经济和全球经济雪上加霜。

对于日韩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跟随美国,杨伯江认为,日韩都在为国际秩序剧烈变化时代的到来作准备,在后美国霸权时代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此外,无论是美日韩,还是美日、美韩之间,也都不乏是“铁板一块”。以所谓“印太经济框架”为例,其目的之一是打压RCEP、对冲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本继续“坐庄”,并将TPP改名为CPTPP。这一过程就体现了日美两国对主导权的争夺。

对企业来说,RCEP和IPEF有什么区别?洪彰杓回答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提问时表示,企业最重视的是利润,这是企业在决定投资时最看重的因素。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政治干扰,但企业会从自己的角度进行判断和投资。无论是RCEP还是IPEF,企业选择哪一种多边框架,要看它是否能帮助企业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IPEF可能会提供一些关税优惠,这是韩国之所以加入该框架的考虑之一;不过,IPEF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企业如何通过其实现自身利益,现在还不得而知,仍需一定时间观察。

洪彰杓指出,中韩之间早有中韩自贸协定,RCEP今年也已经生效,从企业的角度看,在进出口时肯定最关注哪种多边框架下的关税对它最有利,投资也是一样。今年生效的RCEP恐怕是韩国企业能最大限度加以利用的经济框架。如果能充分加以利用,对各成员国也都大有裨益。

对于中日韩自贸协定的前景,高岛隆介认为,达成全面和高水平协定为目标,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寻求平衡。随着RCEP协议的生效,部分目标已经实现,要在RCEP的基础上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三国需要超越RCEP达成更高层次的合作。

本报北京7月6日电



7月4日,在主题为“联合国与国际秩序”的世界和平论坛第三场大会上,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发言。

杰尼索夫与美英法驻华大使面对面激烈交锋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胡文利 见习记者 袁洁

今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西方国家及其盟友一边源源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持续为战火添柴加油,一边对俄罗斯实施全方位制裁,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对其进行口诛笔伐。在很多场合,两个阵营之间的“战争”也在以“舌战”形式延续。

7月4日,以“联合国与国际秩序”为主题的世界和平论坛第三场大会举行。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代表,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和法国驻华大使罗塞,围绕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全球危机,在会场展开了面对面的激烈交锋。

美国大使伯恩斯率先指责俄罗斯挑起俄乌冲突,是战争的罪魁祸首。他说,俄罗斯在“没有受到任何挑衅的情况下”,通过武力手段跨越俄乌边境,率先开启战事,造成了众多平民伤亡。伯恩斯称,俄罗斯的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违反了俄罗斯在联合国创立之初支持的原则;“当今国际秩序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俄乌冲突”,联合国149个成员国都反对这场战争。

俄罗斯大使杰尼索夫回应说,美国大使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到2014年之后的北约东扩“这才是俄罗斯不得不采取行动的原因”。双方冲突中有人人员伤亡,这是个悲剧;但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不能只看其中一面,应该看到造成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如今联合国安理会已沦为西方世界编造谎言、宣传虚假信息、西方国家的话语被视为“终极真理”,安理会越来越分裂,也越来越无用。俄罗斯支持安理会成员国扩员,吸纳非洲、亚洲和拉美代表,使安理会代表更广泛的愿望,这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

英国大使吴若兰谈到了俄乌冲突造成的粮食危机。她表示,俄乌冲突导致的不仅是欧洲区域的安全问题,也包括粮食安全,这对穷人的影响尤其严重。吴若兰说,不是(对俄)制裁导致了粮食危机,因为俄罗斯还在正常出口粮食,导致粮食危机的原因,是乌克兰粮食出口受到了俄罗斯的阻挠。她要求俄罗斯“停止阻挠,让面临粮食危机的全球3.2亿人有了饭可吃”。

对此,杰尼索夫在回应中表示,就算俄罗斯粮食出口可以免于制裁,但粮食的运输、储存、装卸及其他相关工作都根本无法正常进行。实际上,乌克兰出口粮食的方式很多,其中最便宜、最容易的方式是经白俄罗斯铁路通过波罗的海港口出口,但前提是西方国家解除对白俄罗斯的制裁。而且,俄军日前已撤离位于黑海的岛屿,乌克兰通过海路出口粮食也不会遇到任何障碍,唯一的障碍是乌克兰人自己在那里布置的水雷。

杰尼索夫还援引了一串数据:2021年,俄罗斯农产品出口161个国家,总价值是370亿美元,其中包括4300万吨粮食;2022年俄罗斯出口粮食增至5000万吨,化肥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量的20%。而乌克兰今年出口小麦500万吨、玉米700万吨,约占全球粮食供应量的1%。所以,说俄罗斯让整个国家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这就是想象。

法国大使罗梁谈到了俄罗斯对欧洲安全的威胁。他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想通过外交谈判缓和俄乌局势,但俄罗斯选择了战争,2月24日俄罗斯跨过边境入侵乌克兰,成为欧洲历史进程的转折点。北约东扩并没有打破欧洲平衡,反而是俄罗斯的行为迫使欧洲与美国越走越近。俄乌冲突并非“代理人战争”,俄罗斯应该对平民伤亡负责。

对于罗梁大使所说的“侵略”,杰尼索夫反问道:是谁“侵略”了利比亚、伊朗、叙利亚等国家?至于俄乌冲突是不是代理人战争,杰尼索夫指出,北约事实上已经与俄罗斯开战,通过代理人进行战争。

大会即将结束时,英国大使吴若兰提到,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进攻乌克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根本原则,是对联合国“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主旨的破坏。对此,杰尼索夫只回应了一个词:“科索沃”。

1999年3月24日,北约借科索沃民族矛盾之机,以“保护人权”之名,在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情况下进入前南斯拉夫和国领土,对其进行了长达78天的轰炸。其间,北约投放了近42万枚、总计2.2万吨炸弹,直接造成包括79名儿童在内的2500多人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也遭到轰炸,3名中方人员当场牺牲。北约使用的武器中还包含3.1万枚贫铀弹,导致该地区癌症和白血病发病率激增,对当地和整个欧洲的生态环境产生长期的灾难性影响。时至今日,贫铀弹受害者仍然在委托国际律师团队对北约提起诉讼,但北约却声称自己具有豁免权。

我只想谈一点,俄罗斯人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普京总统的支持率是91%,而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率只有36%。杰尼索夫说,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所有对手都能重新认清事实,真正地了解这个地区发生了什么,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就像中国朋友所说的,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

世界和平论坛创办于2012年,是由清华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协办的中国第一个高级别非官方国际安全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十届。论坛旨在促进国际安全对话、增进彼此了解互信、推动思想观念创新、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自创办以来,论坛坚持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核心原则,为各方异见人士提供表达与交流的平台。

本报北京7月6日电

以色列政局生变 拜登仍将按计划首访中东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马子倩

白宫6月中旬官宣美国总统拜登一个月后首访中东时,应该没有想到,拜登此行首站以色列在这期间又一次“江山易主”。6月30日,以色列议会全票赞成通过解散议会的法案,上台仅一年多的总理贝内特提前卸任,候任总理兼外长拉皮德提前接棒,自7月1日起担任看守总理。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1月1日举行,这将是以色列3年多来的第5次大选。

在以色列政局生变的微妙时刻,拜登按此前计划将于7月13日至16日访问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沙特阿拉伯。未来一周对拉皮德来说很重要,预计他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接待拜登来访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泽胜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拜登是带着“大礼包”来以色列方面互相“摸底”的,拉皮德也要考虑如何回应。

根据白宫公布的日程,在以色列,拜登将与以方领导人讨论两国在防务安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美方将重申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以及在深化技术、气候、商业和贸易等新领域的合作承诺。

据俄罗斯《独立报》披露,拜登政府还打算通过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签署国数量来加速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和解进程。另有中东媒体猜测,拉皮德担任外长期间,深化了与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等新建交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他本人又与国务卿布林肯等美国高级官员私交良好,预计将继续运用“外交”这个政治资本,在拜登访问期间促成美以反导技术合作,通过彰显美以特殊关系增强其存在感和话语权,为11月的选举造势。

美以关系并不取决于谁坐在以色列总理位置上

分析认为,拜登此次中东之行有三重考量。首先,是要争取说服海湾产油国增产石油,以缓解因为制裁俄罗斯引发的能源危机和美国国内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其次,在俄乌冲突、全球能源和粮食危机、恢复履行伊核协议谈判摇摇欲坠等因素驱动下,美国虽不会改变在中东地区战略收缩的趋势,但也有重建与传统盟友关系的需求,还可能继续要求阿拉伯国家选边站,配合美西方制裁俄罗斯。第三,拜登此行还将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与埃及、伊拉克和约旦共同举办的峰会,这被认为有对冲今年下半年即将举行的首届中阿峰会的意图。

王泽胜提醒说,还应关注犹太人对美国政坛的影响。犹太金融家在美国金融界的实力首屈一指,素有“犹太人统治美联储”的说法。随着美国中



当地时间6月30日,耶路撒冷,以色列议会就解散议会法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候任总理兼外长拉皮德和即将离任的总理贝内特(左)在会场相遇。

期选举日益临近,拜登需要通过强调与以色列关系进一步对犹太人示好,进而争取美国国内犹太团体的支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6月下旬曾经表示,美以关系的强度并不取决于谁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也不取决于谁坐在以色列总理的位置上。

虽然美方强调美以关系不会受到以色列政局影响,但以以色列反对党也是最大政敌库德集团的领袖、曾连续执政以色列12年的内塔尼亚胡有可能卷土重来,还是引起了观察人士的注意。法国24电网站文章说,作为持右翼立场的资深政治人物,内塔尼亚胡曾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关系紧张,为了反对伊核协议曾不惜与奥巴马撕破脸,而拜登曾在奥巴马任内担任副总统。内塔尼亚胡一直与美国共和党交好,与拜登所在的民主党显得疏远。内塔尼亚胡在此时支持率走高,无疑会给美以关系和地区局势增加不确定性。

以色列陷入政治怪圈并不让人意外

在某种程度上,内塔尼亚胡也是过去3年多以色列政治“过山车”的诱因之一。一年前宣誓就职以色列执政联盟,由政治光谱横跨左翼、中间党派和右翼的8个政党组成,这个以色列“多元政府”的组建,正是基于各政党领导人均与内塔尼亚胡有矛盾。

从2019年3月到2021年6月,以色列先后举行了4次议会选举,但每一届议会和政府最终都因派

系间无法达成政治妥协而不欢而散,以色列一次又一次陷入从议会选举到组阁失败的政治怪圈。其间,内塔尼亚胡曾多次获得组阁机会,但因政治理念不合或对权力分配不满,各党派都拒绝加入内塔尼亚胡欲组建的执政联盟,导致内塔尼亚胡的组阁动议多次流产。

在内塔尼亚胡以外任何人都可以“的口号下,2021年6月,以色列议会通过组阁方案,贝内特担任总理一职,拉皮德任候任总理兼外长,两人将在两年后轮换总理职位。贝内特拉提阿拉伯政党联合阿拉伯名单党首次进入内阁,改变了内塔尼亚胡时期库德集团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但也把以色列国内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矛盾,以及巴以冲突的引线埋进了执政联盟。

到了今年,问题开始集中爆发。4月,统一右翼联盟“党鞭”犹太人西尔曼因与世俗派出身的卫生部长霍洛维茨爆发矛盾而退党。6月,执政联盟组建一周年之际,国会议员马坦·卡哈纳在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一所高中发表演讲时声称,希望巴勒斯坦人都消失,引发轩然大波。随后,贝内特的长期盟友、国会议员尼尔·奥尔巴赫宣布退出执政联盟。执政联盟在120个席位的议会中勉强凑齐的61席绝对多数仅剩59席,成为议会少数派。

一项旨在延长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相关法律效力法案的表决,最终成了压垮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该法案每5年投票延续一次,基本上是以色

列论坛的约定俗成,但原定今年6月30日到期的法案,却因各党分歧被否决延期。半岛电视台报道称,联合政府内部的矛盾已经到了极点,让他们走到一起的主要原因是对内塔尼亚胡的共同反对,但最终,这不足以让他们团结在一起。

事实上,复杂多元的宗教教派和族群,本来就让以色列政坛中小政党林立,政治碎片化是常态,1948年建国以来从未出现过单一政党组阁的情况。王泽胜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以色列奇葩的政治生态是日积月累形成的,政府垮台并不令人意外。面对国内矛盾和伊朗、巴勒斯坦等外部关键议题,各党派不是去想如何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政党利益将其工具化。

以色列实行议会共和制和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选举制度。在以色列历史学家阿维·巴雷利看来,这样的选举制度是造成该国政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这个系统在世界其他地区是罕见的,它注定组建出脆弱的政府。它依赖于大型政党的存在来组成联盟,但即便是大型政党进入政府,政府也依然很难走完4年任期。

以美关系等主动权都掌握在美国手里

拉皮德6月30日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以色列政府目前面临诸多挑战,需要重大变革和修补。在王泽胜看来,要变革,就要彻底改变以色列的政治设计。一方面,要考虑提高以色列的选举门槛,促使各党派思考如何真正赢得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应落实责任制,不论是政党还是领导人,都应为其不对民主和国家负责的行为付出代价。可以预见,拉皮德所说的“变革和修补”很难一蹴而就。希伯来大学政治学教授塔莉莎预计,未来几个月以色列政坛仍将保持动荡。

在外交层面,以色列一直希望拜登能够帮助对抗其长期敌人伊朗。就在贝内特政府6月20日宣布解散议会这天,以色列国防部长甘茨宣布,以色列及其地区盟友在美国的领导下正在打造一个“中东防务联盟”,以防备伊朗使用导弹及无人机的攻击。但分析认为,不论是以美关系还是伊核谈判,主动权都更多地掌握在美国手里,以色列政局变化被广泛认为对其本国外交和地区形势影响有限。这也意味着,中东地区的诸多问题短期内恐难出现大的进展。

也有观点认为,中东正在经历着由危机局面朝向正常化的过渡,除了安全和国防这两个关键问题,各国更关注的是和平与签署。一个例证是,以色列与阿联酋5月31日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达成的第一个自贸协定。7月3日,拉皮德作为以色列第14任总理主持了他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会上,拉皮德告诉部长们,未来几个月他将优先考虑稳定,以色列公民有权获得一个持续运作的政府。本报北京7月6日电